
時代漫畫
十月號 民間疾苦漫畫專號 卅一期
淪為棋卒！
魯少飛作
家


美麗牌
香烟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華成煙公司出品

時代



『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魯迅（周樹人）先生生前預寫七項遺囑中之一——

■這幾天上海黃浦江中所泊的各國軍艦，的確多得駭死人，爲開埠以來未有之奇觀，我們的大上海市眞可以稱爲『國際軍艦俱樂部』。據統計家調查，各艦水兵每晚登陸上舞場，逛綠房子者，至少有二三千人，耗費於娛樂場中的金錢，也至少有一二萬元。他們從老遠來爲我們振興市面，安可不載，安得不感謝一聲？（誤[illegible]

■華[illegible]如中日大舞台，懸案如跑龍套，外交如開場鑼鼓，經濟提攜經濟開發等這都是戲目，開採龍烟鐵礦，塘沽闢港，築滄石路等乃角兒上台，一邊唱做非優，一邊便是緊急鑼鼓——此緊急之鑼鼓，卽到處緊急之演習聲。談判會議，渾如幕後倒板，却還沒有人出來呢！至於通航協定，不啻是東洋全新機關佈景，滿台眞飛機。看戲者是我們政府與全國人民，其神態爲疑眞疑假之間！（馬二）

■鑽夠了三日三夜的新聞記者，跑酸了兩腿，說乾了喉嚨，而所得的收獲僅如下：『韓復榘徐永昌等均久慕西湖風景，當此秋高氣爽，徜徉乎山明水秀間，頗足歡娛。』亦足見有關國防之嚴密矣！（小鳳）

■近來京滬兩地的小型日報的執筆者，也很幽默，也很喜用辛辣的諷刺語調，卽如立報的小記者說：『韓復榘抵「杭」，徐永昌抵「杭」，楊虎城抵「杭」，宋哲元代表戈定遠也抵「杭」，近覗先生投報而起曰：「大家都抵『抗』，還怕什麼？」』朝報的司鐸說：『上海日本兵侵入華界，外報標題多用「佔領」兩字，而國報的標題，則是「越界佈崗」，「越界演習」，外人所視爲「佔領」的行爲，我們却視之爲「佈崗」「演習」，人家是當眞，我們只當他們尋開心。』（一流）

■假如像上月份的謠傳那樣，我們的駐日大使許公公世英先生，遇刺成功；那麼，我們中華民國第一應派大和尚，由太虛大師率領，到日誦經四十九天，以便超度亡魂，再派存文會大亨江博士亢虎，前往恭讀字字血淚有聲有色的祭文，以慰幽靈。還應在滬募集漂亮挺刮的寫三數千人，東渡執旗掮傘，敲鑼擊鼓，大出喪一番，以示王道並摔面子。此外若派戰鬥艦五百艘，載陸戰隊十萬名，航空母艦一百艘，攜飛機[illegible]萬架，討伐一回，則未免覇道，我中華民國『有不爲』也。（小令）

■新聞報載南京電：『此間各界對韓復榘徐永昌戈定遠等，赴杭謁蔣，均極感興奮，謂足掃除某方分化華北一切陰謀，覺醒其華北關係明朗化之迷夢。』此種情形與上海閘北搬家者相彷彿，人心之安定與否，亦以看局勢之如何而後定轉移也！（老僧）

■石友三任冀北保安司令，以其昔日之經驗閱歷，安之如何得保，固明如指掌也。（允容）

■魯迅逝世於 Good Morning 之枕上，不信，有各報登載之照片爲證。（吶喊）

不怒圖

尼尼作

■陳濟棠旅居瑞士近致其友函云，生活舒適體重亦增加西[illegible]，其[illegible]可知！有人紀其事云：『昔日[illegible]勤，無非搜括，如今肥胖得證，到底濟[illegible]！』（銳公）

■有人以爲中國的共匪或稱武裝的共產黨，能由中國的南部流竄西南部，又由西南部流竄到西北部，不能不說是沒有小本領，所以貢獻意見讓他們到東三省去，以觀其眞正的本領。（老癡）

■判刑七年之施劍翹女士，國府因其孝感動天，明令特赦了。有人就說爲愛國而判罪的，如何却沒有消息。今之古人乃讀曰：『孝者，忠之至也』，故不得謂之『忠者，孝之至也』，其理顯然！（孝儒）

■唐生智拍電中獨稱中國標準美人徐來女士爲一歌女而已，乃知英雄所見，不盡略同。（錦暉）

■西北日報載綏遠產馬比賽會花絮一則云：『某二少奶奶者年方二八，身穿青布夾襖，高跟其鞋，推着一輛簇新的脚踏車，在大會上往來馳騁，風頭出足。』（北昂）

■華北內地報紙登載凡日人行蹤消息頗詳，顯見要引人注意，故預料他日報紙，必須添入「日人行蹤錄」以與「時人行蹤錄」並駕齊驅，蓋亦今後時勢所需要也。（大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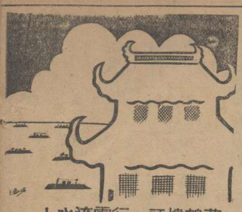
■如皋縣第一區區公所因抽壯丁常出亂子，現決改「抽」爲「買」；大保出五元，小保出十元；每一鄉鎮可以二百十買兩壯丁。這種事古已有之，不足爲奇！（影湖）

美國密探自述關於歐戰時遠東祕密事件之記載——（原書第十八章）

唐魏爾凱口述　舜譯

討論到偵探的訓練問題，我曾說幾乎以前的任何經驗，以後都屬有用。反言之，偵探工作即對於商業生活也不能算是壞的訓練。與報館工作一般，磨礪個人的智慧，加強觀察的能力，且給予一種人生的豐富的教育。也正像印刷工的墨，深入人的血液，與身俱化。做過一次偵探，永遠是一個偵探也。即如著者脫離密探隊後，有時在街上自動底追隨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以爲娛樂，一似以前作爲正當公事一樣也。

在這種習慣中，當美國逐漸捲入歐戰旋渦內時很明顯地著者當然就其最能効力之事業，盡其一部份的責任，故在一九一六年即開始任爲戰時自動特務隊。是時著者居紐約經商，紐約要城，間諜蝟集，許多間諜新手，幼稚不足數，中有一人，曾爲國際陰謀，正是菲力潑士，渥本漢 E.Phillips Oppenheim 小說中的人物。他有普魯士士兵之昂頭闊步，西來市人之短小精悍，兼有普通德國教授之神氣。他的硬而脆的頭髮剪得狠短，且向後梳。他的目光穿過厚鏡，注視於人。他的神態暗示着陰險的計謀，向他的山頂居屋—偉大的石屋，四週短樹叢園，—也似對於有祕密的人很是相宜。姑定其名爲雄飛 Adelbert Schoenfeld。



黃鶴樓頭，行雲流水！

倪志鉞寄自漢口

著者與之同居於附郭之配亭市 Pelham，故早知其人，雄飛雅好獨居，不與人往來，其婦則健談，所說傳佈極速，蓋是時謠言生長散佈與紐約的胡盧一般也。其令著者注意之始，則因鄰人隅述雄飛常乘極速之摩托小艇，於天色微明之時游於配亭海灣，蓋是時美國政府適於是處，設有海軍根據地，正在工作也。雄飛駛艇於灣中，踞坐舟尾，並攜有高價攝影機，似在測繪岸線者然。不用說，著者對此自然十分注意。不久已證實確在測繪一帶地段，因此謀進求友誼上發展。初時他對於著者頗有疑猜，嗣即友善。著者即將此種情形報告於華盛頓海軍情報處之同僚。乃得復云，「千萬勿加干涉，對方久已聞名，損與益視在何方而定，可繼續注意。」讀之不得不令著者茫然不知所措。

請你放心，著者果然繼續注意，怪事隨即發現了。一晚，於其山居中，雄飛導著者入其工作之室。中有繪圖桌多張，上置許多機械圖表，壁間懸有許多金屬容器，藏貯捲好的大地圖。他絲毫未覺得著者早疑其爲中歐之間諜。他一時衝動地領導著者入其室內，將以示其勇敢能力耶，這正是著者所希望，而進求者。他於是鋪開一張大地圖，半陸半水，傲然神采煥發，著者認識爲中國海岸之膠州灣商港詳圖。他於是很快底指着一處又一處，用着不完全的英語，帶着很强的德語口音，告著者以很可驚異的一件事蹟。

似乎德國政府曾耗很大費用，教育他爲軍械專家，此後許多年他即爲出價最多的處所服務。所以他曾爲法、意、美、俄、日等國政府雇用。他指示著者怎樣替德國政府於膠州灣安置水雷。他工作時發現軍官中有二個奸細，要把水雷位置詳圖賣給日本，所以他在航行水道之某點，二潮之間可以通行處，安置水雷而不在圖上誌明。後來奸細果將地圖出售，逮戰事既起，日本政府很自信地派其雄偉的艦隊，開入港內，旗艦村井號 Tatsui Maru 在前率領。忽聞劇烈的爆炸聲，不到九分鐘，那旗艦及全船官兵同時沉沒。這是雄飛對於此項慘酷事件的敍述。著者誌之於此，以爲歷史上的附註。

上述事件可以證明華盛頓來電，簡潔的說明這人的性情，「損與益視在何方而定」一語，確有所本。豈知事更有怪於此者，他是化學師，冶金師，更於火器，彈藥爆炸藥等，無所不通。他繼續不斷地爲外國政府所派密探所偵視，同時他亦維持一隊人員，以偵視其偵視者。實在說，他是個超等間諜，把他的服務出售於標價最高之國家，爲著者生平所遇中之最有魔力的幸運軍人。

他在配亭果所爲何事乎？這是一件從未公開過的軍事祕密，一件驚人的國際陰謀，分佈甚廣，恐怕全世界知此事的祇有幾個外交家而已。這件事開始於一位中國貴官之腦際，在山東內地某處紅漆宮中深思密謀，結果促成連索事件多起，遠佈各地，跨越地球三分之二，越過大西洋，驚動了赴凡賽和平會議的代表，並且年後，猛烈的反響及於今日之中日衝突。

當時著者與雄飛甚爲親密，他正服務於山東省某官員集團，計劃在中國起事革命，他們雇用他在美購買軍火，私運出境至華，藏匿某處。上項辦法由革命議會與之訂有契約，特別逐步標明。雖其任務爲不規則的，而他很明敏的堅持必須有合同。實際上他是殺人軍器的私販，請注意那個合同，任何可驚異的小說中講到寶貴文件，恐怕沒有比這合同更覺可貴的了。雄飛與其雇主所訂的合同，白紙上寫黑字，實是國際的一枚大炸彈。爲歷史上要件。

先時雄飛在紐約銀行中存有鉅款，專爲購買軍火之用，不巧的很，恰在此時支用一空，毫無中國方面存款，可以發還他自己的三萬元欠薪。他於是發了一次密碼電報至中國，他沒有接到回電，他又發了一次，仍無回電，忽然事前

毫無通知，有代表團三個顏面不動顏色的中國人到配亭來接他，著者亦曾目睹，即在到他家中的那一晚也。在他家四週尙有中國人穿着美國服裝掩走躲藏於叢樹之下，警戒着，注意着，藍即不知從何處來，現在他家中，與那位祕密代理人會商的幾位貴客的衛隊。

談話時間甚長，雄飛交代賬目，並索取欠款，但是他們很和氣底用着油滑和恭維的言語，拒絕付款，除非他肯到中國去，把經過情形面陳他們的主人。其實這件事，就算他要想做，恐怕也辦不到，因爲著者已經把他的一身事蹟，和他對美國的危險性，付諸存案，怕他一旦要與美國反對，政府定必拒絕他的出國護照，派員監視他，隨時都可以把他收押起來。政府毫不放鬆，藍戰爭爆發在即也。

雄飛告訴他們，恐怕不易取得護照，他們說，可以把他私運出境，載在他們自已的船上，是時船在佛琴尼亞省之哪福口外海中。他於是用長途電話，同他的法律顧問商談，爲紐約律師界名人之一，他的律師說，倘照此辦法，他的入藉證書即歸無效，並且他的財產亦要充公。他把這話轉告那幾位面色嚴肅的貴客，他們全不把這話當一回事，仍然堅持着，他必須到中國去，結果，他們與來時一樣，不聲不響的走了，那像貓一般的衛隊也跟着走了。他沒有再接到過信，也沒有再收到過中國來的匯款。

這件忽略的作爲，不管那理由和背景如何，那山東的集團却給中國一個大大的損害，因爲他們得罪一位比他們狡滑的人，他們是堅決而他更是機警。雄飛覺得此次他受了欺侮。他要他的錢，並且照他對著者說的情形，他是一個有仇必報的人。他那一雙敏銳的灰色眼睛轉了一轉。在那重厚的眼鏡內變了一變，他那冷靜的態度說道，他恰巧知道得很詳細，中日之間訂有一個和平秘密條約，因此他知道他很相信日本定願代付這筆欠薪。他的理由如下：買主除合同外，並得關於此事的往來信件全部案卷，案卷中包含着文件的證明，中國曾購買並藏匿軍火炸藥，未曾遵照中日秘約，事前詳細通知日本。著者代爲接洽，與華盛頓日本使館海軍參贊會面，後來他告訴著者，他已出售成功，並將全部案卷交出。

讓著者追敍幾點大家都知道的事實，使得情形可以格外清楚一些。當歐洲各國互爭生死存亡的時候，日本看到了久所盼望的機會，要在遠東方面堅固她的地位，你記得，日本在世界大戰之前，與英國締結盟約，遂於一九一四年之八月，假借這盟約的力量，派兵攻擊青島，是時青島爲德國在山東之軍事商業根據地。公告上否認一切侵佔土地的野心，但在青島既攻陷後，她把中國土地，當着自家的一樣，成立了政府，盡全力以經營德國所未敢經營各事。在半島上勢力既固，便又提出一個網打盡的要求，預先計算到將來的和平條約，她定要北京政府承認她繼續德國租借權，中國不再割讓土地與第三國，並將山東開埠築路的權利讓予日本。在滿洲及東蒙古方面把旅大租期及鐵路延長。准許日人租地及開礦，有隨地通行及居住權，聯合投資於最大的鐵工業，及經濟的管理。這是所謂二十一條件，中國是時邦分離析，承認了大部份。

世界大戰結束了，中國在戰事末期，亦復參加，派華工多名，在各前綫之後方工作，因此得派代表團出席會議，代表北京及廣州兩方政府的人員合組代表團，爲中國求新出路。他們担憂着中國常爲外國勢力範圍，侵略主義所蹂躪，他們要恢復的，不僅是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要把所有租借地及租界收回，即侵佔者之全部機關及政治組織在內。他們要造成中國人的中國。這是一個美麗的夢，與其他美麗的夢一樣，帶到和平會議來，人類希望就此引進一個新的世界，結果一無成就。

日本人沒有作夢幻想，那些堅決的實行家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便提出來要什麼。東方的霸權——日本管理全部作威作福——便是那遠大的計劃，她的代表，絲一般的態度，鐵一般的心腸，要想在大會中把這計劃推動。中國代表也非弱者，他們佈置好了，奮然一擊，日本代表不得爲之支吾躲避。是時爭執點在山東問題，其背景爲龐大之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中國要求立即退出奪取的土地，並且她的理由是很公平的。所以說信了許多代表，即美國代表亦在內。

公文上說，在日本方面，這是一個威信問題，她願意給還山東，但是德國租借地是她的戰利品，必須讓給她。結果正是如此。凡賽和約便讓予日本所有。那堂皇的公文上沒有說到日本用了那最後一着，方能佔了勝利，他們提出雄飛的案卷，其中有那破壞性的證件，證明中國自已也未注意，但在技術上講，却違犯了以前的條約，那驚呆了的中國代表無法反駁那個證件，所以立即退出之爭就此失敗。

那和平會議警衛的大門後面的實在情形一斑，如前所述。我們可以推想到內戰的理由，自此遍及憂患的中國。請注意她的代表是代表廣州及北京政府的，後者爲親日派。故日本提出上項證明時，怎樣還可能希望一個聯合戰線，抵抗侵略耶。在集合各强國之前，宣佈了某集團爲個人利益起見，做了不忠實的事，以致損害國家的信義。這並不是中國的不忠實，但中國須負責認過，受了處分。

著者曾說，十餘年前在山東省內，一位貴官家中發起的陰謀，至今仍感到反響嗎。不見日本在凡賽既獲外交勝利之後，自信益堅，殘酷的侵略益深，置滿洲於足下，襲擊於上海，血戰於長城。著者用不着把連索的原因，過甚其辭的說明。却可以推作結論，說日本升爲世界强國，得歸功於雄飛，因爲他是一個很危險的人物，不能得到出國護照，遂至形成此種因果也。

當美國參戰之後，那配亭鄰居的舉動，頗可以表現他的性格。在美國與德國宣戰之日，他要求著者帶他往華盛頓，他說他願把他的地圖送給海軍情報處，著者詢係何種地圖，他的冷靜的答復，著者雖自謂知之甚密，亦不覺爲之驚異不置。他說，是哪福口外水雷佈置圖，即係其所佈置者，並謂其係受雇於華盛頓之德國使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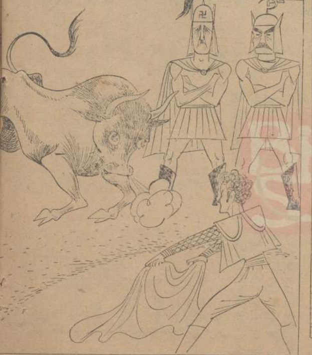

舊痕新跡
倪志鉞寄自漢口



鷹神：請你坐一會，你要什麼，可以
對我說！
獅人：我不要什麼！我只要自由，我
要立起來！



翁仲：終夜守着墳墓骷髏，一點光
明也沒有，我實在忍受不了！
贔屭：唉，老兄，你別着急，等太
陽一升起來，咱們就幸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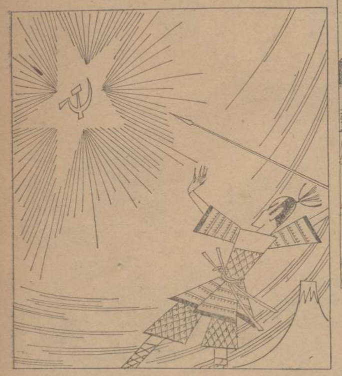
甲神：你看這位勇士多麼英武可愛啊
乙神：但是我看還是那匹野牛值得讚
頌！



戰神：假使你肯屈服，作我的忠僕，
我便賜封你為第一神駒。
神馬：胡說，總有一天，我會有力量
把你這撒旦趕回去！

近代神話

汪子美作



武士道之少壯夢！



四騎士，保護和平，主張公道，操世界之善惡劵，司人類之生死薄。



此時不斬，更待何時？



青年后羿的箭，至少予目標以有力的刺激！

十月十日國慶之總檢討

沈遴千寄自西安



撕下的一頁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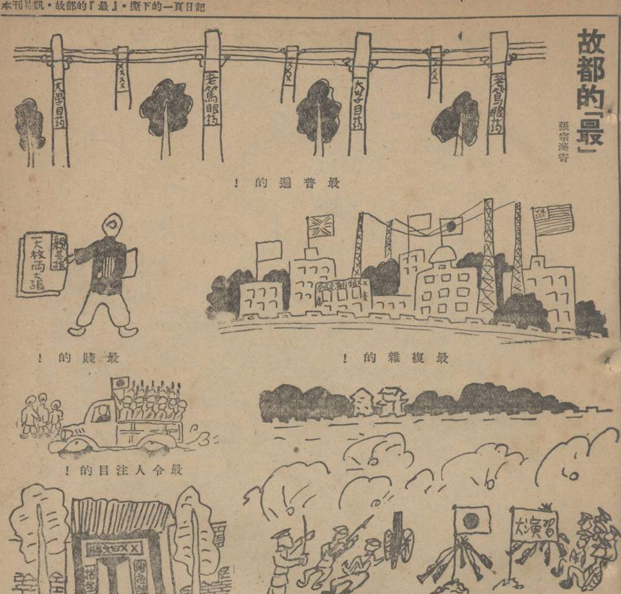
五年級生陶尉

×月××日

天晴，九點鐘起身，遲到，放飯學，吃好了飯，到小書攤上看小書，看好了小書到學校裏去上課，今天星期六，三點鐘放夜學，又到小書攤看『一二八血戰記』，到五點鐘方到家裏去，今天爸爸回來，沒有到祖母房裏去過，就到媽房間裏來，隨後祖母也來，我慌忙把摸媽奶的手放下，立在媽旁邊，今天爸沒有帶東西給我吃，來了老是和媽說話，又不開無線電，急得我發昏章第十二，爸、媽、祖母、阿三、阿玲、好像都很忙，搬東西的搬東西，翻抽屜的翻抽屜，弄得一塌糊塗，媽又嘩喇嘩喇罵人，後來又來了幾個人，幫我們拿東西到汽車上去，搬好了東西，媽和阿三也跟他們去，我沒有事，就坐在包車裏看時代漫畫，我們住的是中國地界，現在爸說要搬到外國地界(註一)去，我的學校也是在外國地界，所以我很高興，聽見說中國地界不好搬場，因爲我的爸爸是做官的，所以可以搬的，搬場搬好了，我們也乘雲飛汽車到新房子裏去，今天因爲搬場，所以弄掉一本算學，一本常識，明天禮拜，放學，又好睡一個晏覺，表哥做的一篇保僑論很

故都的「最」

張宗濂寄



最普遍的！

最賤的！

最複雜的！

最令人注目的！

最多的！

最熱鬧的！

好，所以我把牠抄了下來，把她讀熟，開始學做論說。

保僑論第一章

僑而可保乎，奇哉，僑者僑居之謂也，僑民者僑居之人民也，由是觀之，舉凡甲國人民僑居乙國者，反之乙國人民僑居甲國者，皆得稱之謂僑民，於是乎甲國既可開軍艦往乙國保僑，則乙國當亦可開軍艦往甲國保僑，於是兩國僑民可安居樂業，毋須吃驚矣。

人生於世當講道理，甲國既實行保僑，故乙國亦不甘示後，張令全國人民，勿得有妨礙外交親善，此乙國所以為文物之邦，深明天下大道理也。

甲國人民僑居乙國者多，而乙國僑居甲國趕囘者多，故甲國僑民其保也宜，乙國僑民則毋須矣，甲國人民矮而且胖，質量俱重，即以市價一元三斤論，則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迴不相稱，故死一乙國僑民不足惜，而甲國人民則無論也。

總而言之，統而括之，保僑專指甲國僑民而已矣，於乙國僑民何有焉，甚矣哉，此而可謂天經地義也！

（註一：此為上海流行的時髦名詞之一，其歷史與舶來品同一源流，故應用甚普遍也。）

一個讀報者的直覺

錢伯明

閑談，也可以稱清談，據說清談能誤國，要是果眞，那嗎，中國現在弄得這種地步，清談也得負一部份責任。

幾個友好團坐一起閑談時，由隔壁大姐捲逃談起，以至世界大事，可以儘量發洩，無所不談；就在閑談中，往往也能發現有許多解釋不出的問題，在這時候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意外的解答，這些解答，在正經的議論中頗不容易找得出來。

有一次，我和幾個友人由國家大事而連帶談到新聞紙；友人曾說過，他以前沒有致力學習英文，現在覺得有些後悔，否則，在現時此種局面下，至少可多明瞭些時事的眞相；因此他想重新發奮補習英文云。過後，這話引起了我的感想。

新聞紙的榮譽頭銜是『人民導師，大衆喉舌。』它的重要，人民對它的需要，以及無冕之王的新聞記者底權威，不言可知；可是，現時中國的新聞紙不用說不會領導人民，為大衆作喉舌，反而登載連篇謊話，已是有目共賞的事實了。就說九一八五週紀念日豐台發生的事件，我們的新聞紙那一張不是告訴我們說：始自『小有誤會』，繼而『互相道歉』，終於『和平解決』！可是在當時的外國報紙，和過後的豐台通信上却不是這樣了，這事實的眞相，原來是那天駐豐台的我軍演習返營，途遇日軍，日軍阻我軍之去路，且有一日軍小隊長策馬擾亂我軍行列，士兵有被馬蹴及者，以槍托微擊馬背，大概日軍認為此係侮辱皇軍行為，遂藉此『小誤會』；繼而日軍開出條件，威迫恐嚇，我軍被迫全部整隊同日軍托槍致敬，鳴號示歉，退出豐台，這便是所謂『互相道歉』；當然，這『小誤會』便雲消煙散，『和平解決』了。你想，諸如此類，照事實完全相反的謊不知撒過多少了！

記得曾看過一篇法國著名短篇小說『柏林之圍』，作者以醫生為第一人稱的筆法描寫當年普法戰爭時一位法國愛國老志士的故事：普法戰爭時，有一位法國已退休的老軍官，身患癱病，耳又重聽，可是他的愛國心並不因年邁而稍衰；為了要瞧法軍戰勝回來經凱旋門的盛況，所以特地和孫女兩人在巴黎凱旋門旁租下一個推窗瞧得見凱旋門的房間；他的兒子已隨軍作戰去了。其時法軍屢戰屢北，他的孫女和醫生却不敢把眞消息告訴他，並且假造她父親自軍中的來書，謊言法軍已敗普軍，取何道直扑柏林矣。待孫女告訴他柏林被圍之日，實則正好是巴黎為普軍所圍之時；老軍官也隱約聽得普軍的炮擊聲，且見滿城如死，孫女便強作笑容說是人們都出城歡迎凱旋的法軍去了，這是慶祝的炮聲！直到破城之日，老人親見普軍奏起軍歌，整隊入城，方才明瞭，大呼：『普魯士人來啦，法蘭西的英雄們快上馬！』後，頹然倒下。

這眞可拿來作現時中國的寫眞，我們急於知道事實眞相，偏偏新聞紙告訴我們的要跟事實相反；說不定有一天新聞紙會說×軍自動奉還東北；機槍大炮瞄準了我們，新聞紙要說這是平常的演習，望勿自相驚擾！眞如那位先生講的：『照這樣下去，那一天我們做了忘國奴，自己還沒法知道呢！』

這種奴化施行的必然結果便是迫得我們不相信自己，而去相信藏洋商牌子的新聞紙。就在這種局面下，便有了中國人辦新聞紙以外人來作招牌的×××報，×××報，自信可以打倒國內一切的報紙。

我們友邦人士能利用新聞紙來造謠，或者造做夢都想不到的謠言，有些還為便利我們起見而埼闢華文版；雖說我們大多數人都明瞭他們有這種擅長的絕技，可是迫得我們猶疑徬徨時，未始不是擾亂人心的一種好憑藉。

話且說回來，好在你我遠離華北，遠離豐台，既不聞皮靴禿禿聲，又不聞廿九軍致敬的托搶聲及致歉的軍號聲，儘可安居樂業，歌舞昇平。他們所以施行這政策，大約是恐怕我們要驚惶失措。悲憤填膺，甚或憂國自殺而死滅，豈不遺百年之下大大的一個後悔？

寬家路狹

小雨寄自蕭莊

■據最近新聞紙上的報告，我中華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每人頭上僅僅有法幣十四元的國債，似乎很輕鬆，而且利息並不像印子錢那樣地翻筋斗；所以當此什麼都不景氣，而無日不是國難的時候，外債還可以多借幾筆，國家有轉弱為強的一天。(以理)



華北歷史戲劇的教訓

北界和平通訊社攝





螞蟻的奮鬥是人類的榜樣・國防的戰士是我們的英雄！

本刊特攝



日軍希圖在造成華北特殊化的目標

在綏東犯境

察北六縣既入偽匪軍之手，于是受人嗾使之李守信部東犯綏境，圖示與綏省軍事敵對之烏蘭察布盟四子旗潘王于廿五年一月三日在綏省舉行蒙政會司令宣誓就職，監誓者卽綏省主席傅作義氏。旣然知此，不知爲何再要有一張和製的防共協定？

在察北推進

察省自受熱湯匪偽軍之侵擾，張家口及張北一帶，已非昔日安樂之園土可比，誰實爲之？圖示日軍在察邊推動情形。

向晉省覬覦

晉省地勢險要，大同尤臨近綏邊，雲崗石佛竟不免受日軍用機來往飛翔之威脅，此乃奇跡也。

在平津增兵

廿五年五月中旬，日藉口華北修防共根據後，陸續增兵，今則旅部設于北平，又開庚子以來之先例。上卽日軍之行進。這部文化城之文化史，不知將來要如何寫法？

張家口附近之長城

北平之天壇

綏遠舍力圖召內之白塔

大同雲崗之大佛

——宣文傑攝影

防空清談會

陶謀基寄自姑蘇

胡：咱們國內究有多少飛機？

李：十[illegible]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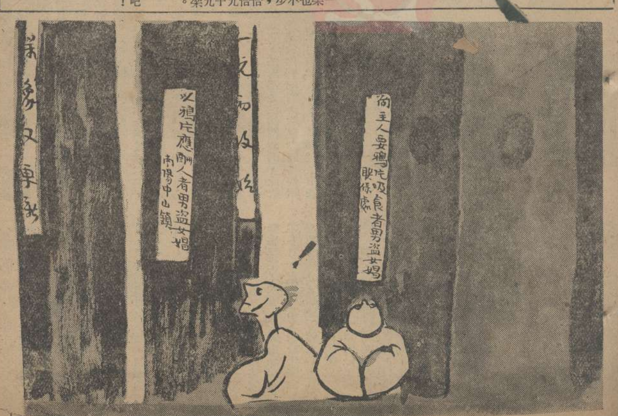
吳：足有廿五萬架。

杜：還有空中霸王三千座。

王：依我曉得，一架也不多，一架也不少，恰恰九十九架。

施：究有多小架，我不大仔細，因爲事關軍事秘密。

黃：大家還是弄清楚了再說吧！



消極的禁煙法——南陽現象

孔嘉作

導淮工伕

張文元作

（小引）

在動筆本題之前，似乎需要先來一套理論式的開場，以示正經而並非胡鬧。可是小子既非建設委員又非水利專家，對這攸關國計民生的大題目，—導淮—安致妄加理論，而且隨便無理瞎論，更容易惹人笑話或竟招非關禍。據此等因合亟不論爲妙，以免麻煩而省篇幅。玆將東抄西錄所得，略爲紹介於下，聊以塞責。然於導淮之功則亦當匪淺。淮本獨流入海，五代北宋時黃河南決奪流而病，泥沙淤積，其後黃又北徙，淮遂不入海而奪於湖。每屆夏秋動輒成災，淮揚一帶歲無倖免，於是導淮之議乃興。我蘇省府鑒於七八十年來倡議者衆而迄未實現，毅然籌六百餘萬法幣作解民倒懸之舉，徵民伕十六萬於沿淮各縣實行導治，政府爲體恤民艱計，按民伕所挖土方酌給伙食費，俾不致因工餓死。官督於上，民從於下，務期如限完成。告淮屬民衆書中有句云：……「非可與古代興無謂之土木，好大喜功勞民傷財者[illegible]日而語」。因之沿淮民衆咸踴躍到工，由十六萬名增至三十二萬，原期本年五月完成，據此間本年九月報載復工在卽，足見政府之苦幹與工程之艱巨，小子搖筆之餘，謹默祝此偉大建設，得以早觀厥成，俾災患絕跡農村復興，庶不負老百姓之血汗與小子之期望云爾。

（正文）

工伕當然就是農民，因爲導淮就是爲了農民而導，這且不在話下。玆恭錄妙文一段於下，以增讀者興趣以示有據可證：「至第一區人民，紳富則閒居逸處，不諳勞動，商民則居積權衡，逐利營生。此輩皆長袍馬掛，文弱不堪，手無縛鷄之力，以之徵工，蓋戛戛乎其難哉！若課以代金，反覺力能担負而樂輸將。」這段文縐縐的大道理，是在淮安縣徵工計劃內竊見，由此推想。有法幣者當然錢可通神，而窮光蛋則非去不可，不過這是極平常的事，本來無足爲奇。所謂合乎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可是江北的大部農民，十個倒有十一個是窮的，除了少數大地主階級的富農外，全都是吃了早餐愁着夜晚的可憐蟲，山芋黑饝饝更有粗糠拌麵當作食料的。小子也曾到過鄉裏向農民們宣傳過，我說你們都是窮，然窮不是沒法補救的，此次導淮就是救你們的窮，你們應該格外用些窮勁以自救救人。……而事實上這些窮人竟不十分明白我的大道理，對此種救窮工作，頗有牽牛下井之勢。並[illegible]諺有文爲證：「而工伕對於所挑土方事前毫不明瞭，一赴工段如負重責，以致未數日而怠工抗工逃工之事，相繼而起。各鄉鎮保長，因供不應求緩不濟急，以是強迫拉夫者有之，徵收代金僱伕塞責者有之。由是工伕到工，不免未帶口粮，因食不飽而力不足，相率逃亡者亦有之，固不僅由於未明大義缺乏服務心而已。」（按此段文字亦係抄來並非杜撰）這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食不飽的人就容易不明大義，在工段上拿大薪水而兼揩小油水的人則服務心一定不缺乏，因之政府祇有嘉獎某段長某隊長而從無嘉獎某工伕者，其理由恐卽在此。去年冬日，正數十萬工伕於天寒地凍北風凜冽交戰之下灣腰苦幹之時，小子內穿絨線衫外罩皮袍子，足登紋皮之鞋，手拿速寫之簿，神氣十足而赴工段，一如要人們之視察民間疾苦。豈知不瞧猶可，一瞧竟使小子愧殺愧殺，但不知眞正要人們亦有此感覺否？則不便預測，祇見那沙土飛揚的曠野，每個工人的臉是哭喪着的，眼睛是被冷風刮得發紅，涕淚交流。（註）涕淚係因冷而交流並非是哭）皮膚龜裂，在督工員隊長等領導監督之下，無數的鳩形鵠面的衣衫襤褸的工伕在拼命的幹着。二岸的人影夾着長柄的鐵鍬和獨輪推泥的小車，拉、推、掘、挖、多得像螞蟻一樣。他們是螞蟻嗎？我在想，不是的，他們才是導淮的功臣，才是肩着復興中華民族責任的有力份子，像我以及比我還要××的朋友，吃

二十三年十一月開工
二十四年十一月
導淮入海工程
限在本月內完成
迅予督征工夫
決在明年四月底如期完成
導淮務限五月底完成
展限至七月底全部完工
限在本月底一律到工
至七月一日正式復工
淮入海工程展至九月中
淮入海
因雨水影響展至十月
積極加征工
導淮入海工程
有延長一年之說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導淮各段復工在卽
完成！



他們都很遠的從鄉間應徵而來，第一件工作是搭蓋自己的住所。



他們數十萬把鍬子，要鏟成一條一百七十二公里長的大河。

的穿的住的用的都一樣不是在他們身上剝削得來，假如還要在他們面前耀武揚威，這似乎是太過意不去了。太陽西沉了，飢寒病疲的他們，都拖了他們那笨重的脚步回到他們的蘆棚去，吃他們自己帶來山芋和黑饝饝。四面通風的蘆棚是政府備了材料叫他們自己搭的，風特別大。幸而他們二十多人聚在一起，在夜裏靠得緊些，雖沒有被褥，也還可以挨過這一夜的冷風。他們除少數是附近的，大部都是十里以外遠道而來的。在初到工的時候政府規定須自帶十日口糧，以便未給伙食費前塞飽肚子，並須自備工具，更不得以未帶口糧爲辭。預借糧米，一般吃了早餐愁着夜飯的貧農，其苦況當不言可知。挨了餓在工作的或自己吃飽了他的父母妻兒沒有吃，在家裏望丈夫兒子回來的，當然要佔大部。這種忍飢挨餓的苦的程度，除了他們自己知道外，小子因爲現在沒有餓過。過去雖有但已經記不起而無法描寫其苦的程度了。苦雖如此，而他們用血和汗換來的每公方八分錢或以上的伙食費，竟還有那些狡滑的狼心的貪污者去剝削他們。因爲他們的頭腦都是老誠而簡單，既不會計算土方，又不敢對剝削者質問，這是事實，某縣某區有一個區公所的助理員，每月祇二十元的生活費，據說竟舞弊了數千張法幣。狂嫖濫賭，現在已經被綁入獄，也算替被剝削的吐一口氣。雖然熱心而同情他們的人士，也曾組織了義務計算土方隊，替他們計算土方。就因爲防止那班吮血動物的肆虐，可是杯水車薪實在也無補於實際。因之測量收方時常會發生糾紛，不過吃虧的還祇有他們工伕。當地機關及一般好心人等，目擊情形，曾有過什麼慰勞隊施藥隊施教隊……等的組織。但這些是點綴的，至少是力量太小或經濟關係不過湊湊熱鬧而已。記起那一天我從工段回來的時候，在路上偶然遇到一位四十來歲的工伕跟在我後面，我幾次和他搭話以便多我些關於他們的材料：我一面走一面問，可是他好像並沒有聽見祇顧在嘆氣。這當然使我非問不可了，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五口之家的主人，全家的生活都靠他一人負担。他並沒有田地。靠織些蘆席販買爲生，每天可以賺一二角錢來做他們全家的生活費，他白天在工段上替國家出力，七八里路的遠程，每晚還要趕回來織席。織到半夜，因爲工段上所得的錢祇够他一個人的伙食費。他說：先生！你們是不會知道我們的苦況的，我不天天趕回來，做些夜工，他們四口子不要餓死嗎！當時我就把導淮成功後的許多好處講給他聽。並且我說導淮的成功，就是你們的功勞，決不是什麼主席委員之功。你們是爲了自己，決不應當嘆氣愁窮的，並且你應該勸導你的鄉人或親戚，踴躍到工。因爲現在的苦，現在的窮，不久的將來你們都要富足，都要快樂的。他聽了我這一番大道理，竟一聲不響搶我前面就走，既不回答，也不說一聲再會，那股子窮勁直使我有點難以爲情。可是厚皮的我，偏要把這些難爲情的事情從頭至尾的寫出來。給曾剝削過工伕的中飽者看看。給我們的政府也看看。不要爲那班中飽階級所蒙蔽。給數十萬沒有受到嘉奬的工伕透一口氣。給一般開口救濟農村閉口救濟農村的朋友做個參考。照實寫來。並無作用。



天寒地凍，灰土飛揚，他們拚命地幹着！

飢寒交迫，病疲相煎，他們勇敢地忍着！

中興煤礦夫的動態

小雨寄自山東棗莊



（一）煤井　俗叫「大架子」，礦工們每天是從這兒上下的。

（二）標準窰戶　這可算一個標準「窰戶」，頭上戴着氈帽，一手提安全燈，另一手扛「洋高」，肩上掛着盛飯的鐵合，脚上穿的「太陽牌」膠皮鞋，鼻子前面一片黑，那不是鬍子，而是在底下因呼吸造成的。

「窰戶」土語，即下井採煤工人。

（三）「挨鈎去！」　東方剛放明，（上午三四點時）在到公司去的路上，就看見三三五五上窰去的人，他們是「挨鈎」去的，因為工人多，公司用人少，去晚了是沒有能上班。

「挨鈎」類似站排的意思。

（四）為了「挨鈎」　為了今晚和明早的「挨鈎」常常有些人住在辦公室的走廊上和大街上的。



（六）一代一代　身子躬了，臉也蒼白了，煤礦生活的艱辛愁苦使他老得這麼容易，但一代過去仍有年輕的小伙子開始接續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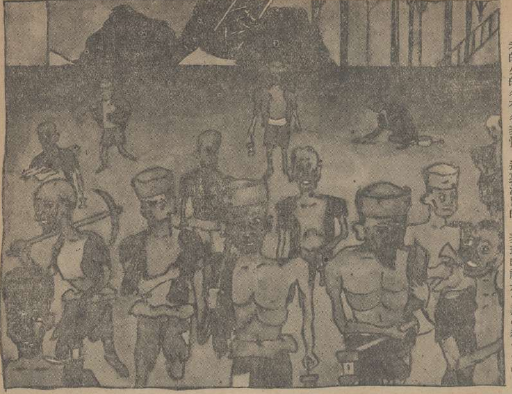


（五）「三千尺」　為了到挖煤的地方去，就要經過一些沒有四尺高崎幅不平地上一片片黑水的「洞子」，走的人身子要躬着，一像伙就下去一二千尺遠，這眞是個本事兒，平常人可有的撐不住。

「三千尺」為窰洞名，矮而且難行，三千尺爲其長度。



（七）井外工作　抬煤的工人不息地將從地下採上來的煤搬近鐵路。



（八）黑的一羣　這是剛從坑底上來的一羣，每次總有六七百人，老的少的各有各表情，這裏沒別的，表現的祇是「黑」和「力」。



（九）受害者　一般受了橫禍的礦工。

（十二）作者自白

我從小就生在這兒，這煤礦至今開設了已有卅多年，（在國內，若以中國人資本開辦的，這個礦算最大）自從前三年我才到外埠上學，可是每到假期仍舊回來，（今年因病未去上學）所以我對這些礦工們的生活都很熟悉！

在夏天，他們身上的衣服是極單少，可是頭上大都是戴了一個像「尼姑」們戴的樣子的氈帽，一盞安全燈，有的拿着斧頭，或者一把「掘頭」，一個圓鐵合子，裏面裝齋他們的食物，這就是他們的全身裝束了！

在每天的上午六點，下午的二點和十點，就有一次大羣的工人上來，和下去，上來的，是想象不到的那麼黑和髒，說他們像阿比西尼亞的勇士，恐怕有的比阿比西尼亞的勇士還黑！

井底下的災害，是隨時都想像不到的，水的來臨，煤的倒塌，施放炮綿的不慎，這一些都可以殘害他們的性命，有時甚至連他們整個的身體都不知去向！

這幼稚的幾幅圖，實在只能表現他們生活之萬一，以後當再纔續盡我的能力寫繪，不管技巧上的工夫夠不夠大師們眼光中的欣賞程度呢。



（十）重傷者　這種重傷的人，往往抬不到醫療處就已經死去了。

（十一）運輸　將這些煤用人力推到窰口去，即變成是社會國家一切資源的憑藉了。



警匪

（獨幕劇）

張文元作

地點——隨便那一個鄉鎮上的保衛團：團長的臥房內。

時間——半夜

人物——保衛團長，團長太太，團丁。

佈景——見圖（幕啓）

團丁：（急促而輕微的聲音）報告團長，東街上出了匪警！

團長：（原來沒有睡着立刻從被窩內坐起作驚醒狀）怎麼，匪警嗎？搶的那一家？

團丁：不知道，我祇聽見槍聲！

團長：怎麼我沒有聽見，快去探聽，回來報告我！

團丁：不用再去探聽，土匪早已去了。

團長：那末何用大驚小怪，土匪既然走了，趕快把全體弟兄叫醒，準備追擊。

團長太太：（一手在被內拉着團長的大腿低聲說）你不要去！

團丁：（略頓了一頓）報告團長，我看土匪至少去了十里以外，何必再追呢？

團長：（聲色俱厲）你們這些懶蟲，老百姓養了你們幹什麼的，土匪已經走了，你們還不敢追嗎？快去準備出發！

團丁：（悄悄的退下）是是是！

團長：快把房門帶上了去。

團丁：是是！（房門拍的一聲關上了）

團長：（依舊睡下抱緊了他的……不要怕，我沒有去，土匪早已跑了！不要怕……（幕徐徐下）

楊影洄寄自如皋

一個小學教師新訂的罰則

學生第一次答不出，就（一），第二次答不出，就（二）

第三次答不出，就（三），第四次答不出，就（四）。



孔嘉寄自河北正定

饑餓線上——乞丐生活——

張慧木刻

連環漫畫集之一部份





(一)水災



(二)戰禍



(三)托鉢沿門



(四)日出長街



(五)夜眠古廟



(六)街頭



(七)小乞



(八)拒絕



(九)無奈飢何



(十)警律無情



(十一)棄斃

南國的新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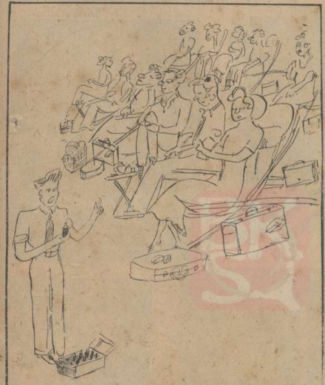


五年窗下無人問

（註：司法院特派員陳箇民氏視察廣東「改良』監獄後，談及『有一老婦入獄五年，尚未經一度提訊「云。）

南國跪的新行列

(一)討薪(二)請賑(三)求官。



香港廣州間輪船上所聞

賣藥人：道萬靈藥水售價港紙一元，或中央法幣一元一角，雙毛銀一元三角，廣東法幣一元半。

歐陽銘作



救國的資格

『先生！請也來拿一支旗幟！』
『呵，請原諒！我是個有了職業的人。』

梁永維寄自廣州

開風氣



張文元作



新舊汽車零件
(二)生產救誠——違茂西北的東北軍官們，大都帶上夫人未太們，實行眞正的生產救國。
(三)安內然後擴外之剿共軍——自川、康、溫、黔、的赤軍北寬後，大都結集于甘嘯北及當夏西部的後套一帶，變勢非可轉親，所以潼關寨外的大軍部紛紛西指，大概有再來一手封餘的戰略哩。
(四)東北同胞之感慨——西京市每早上成羣的烏鴉，由東而西去，暮色中又由西而東返，這是很平常的事哦，可是東北同胞見到了，卻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內。
(六)戰區難民——漢漢來——自赤匪光顯陝北陝南以來，陝民長過替暗無天日的戰區生活，現在看見長安這厭的熱鬧，自然也紛紛的來此集中了。
(五)春風吹度遊歸外——四京市在這西五年來，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一切的一切，蓉見得欣欣向樂。于是美雖多委的吳姬們，出叢叢熊叢，媚蠻滿滿的不訴這喬的長征了。



工作之餘
重要新聞　丁深作
秘書：告訴你一條重要新聞，部長太太昨天同經理家去啦！
履歷證書　陶謀基作
近視眼：這位新來的小腳太太，來本部未知是辦的什麼公事？
斜視眼：在第二科辦理婦女問題；老兄，你怎祇見其腳小，而未知其勝粗。



異國情調的通縣

李里 作

競選前夕

童森

大四同學的一小部份，齊集在老陳的寢室裏；原來訓育處在各齋前貼出了一道告示：

> 今晚七時十分，舉行選舉室長，各生須一律出場參加！此佈。
>
> 訓育處　九月十七日

他們都是住在×齋三樓的，依照寢室規則，×齋應選出室長三人；由人數比例，則三樓應當選出三分之一的人來。

室長，怪好聽的一個名字；與×長，×長有點兒想像，多少總是個好聽的名稱。八百個學生只有二十來個室長，平均每一室長統轄四十人，好不威風。既有齋夫的馬屁好受，又有訓育處的大菜做便飯，誰不高興呢？雖無辦公室好踞，無車馬費可領，但也不傷大雅，兩袖清風，正是咱們寒士的榜樣。因此競選者，大有人在；公開活動的演說，聳動了整個宿舍；老陳寢室裏不過是一個小聚會吧了。

阿林，那小伙子，第一個立起來：「諸位注意，若是我當選室長，立卽要求訓育處：

(1)女生宿舍會客暫行規則不適用於四年級男生，

而本齋亦可由女生隨時出入。

(2)本齋各室添電光三十支。

諸位如以利益前途着想，請馬上選本人爲×齋三樓室長！」

一片靜默，大家內心有了些活動，可是小湯却開口反對：「我不願意，——因爲這非但和我們無甚利益，將來反要大受其累。譬如說吧，阿林的第一條上半節，我首先就不能應用，女生宿舍裏我並沒有相好！至於下半節，那更是糟糕，『隨時』的意義太廣，萬一半夜三更一位女生在隔壁房間內有點聲息，豈不破壞了安眠？第二條初看頗合我們心理，可是仔細一想，多加三十支電，得多費三十度眼神，委實有關光化（大約係風化之弟弟），礙難照准！」

「說得對，說得對，」保哥兒搶着說：「阿林的政策，不免牽强。從兄弟的意思，咱們到學校來幹些什麼？別用說，爲的是讀書。好，我們應當在讀書二字上着想。第一我們在晚上要爭得買臥車票的自由權，可任意開夜車；第二，白天要爭得閱書便利權，三層樓須得特闢×史閱覽室一所，以供閱覽，不取分文！這樣才解決了咱們的切身問題。諸位，兄弟就有這麼一個能力，如果諸位相信兄弟不是在吹法螺，那末就請選兄弟爲室長！」

胖張的臉摔了一摔，板板地說：「我管不得許多，選誰也好。只要誰肯請我吃一頓天香樓，咱就選誰。」

「乾脆之至！胖張的主張非常好，咱定得請你！」主人老陳說。

寢室裏一度發生了騷動，因爲大家在預備到天香樓去點菜。「不過」，老陳接着說：「各寢室的鑰匙，全數得交給老陳，不准隨時啓閉，否則老陳得介紹訓育館的大菜。這本來極爲抱歉的……」

「誰希罕！」打斷了言語，情形便僵硬至於極點。

「算了，」胖張接着說：「還是兄弟來活動活動吧！」

「好，聽你的政策！」

「我也沒有什麼政策，」胖張淡然說：「與其在事前聲張，不妨在事後多努力一點，反得人家見情；否則空空說上一大堆預算若何，辦理若何，空頭支票，兄弟也會簽上幾張，可是受人家罵，兄弟却還沒有學會。

「此外，兄弟更討厭麻煩，咱們乾脆地說，一分錢，一分貨；一張電影券換一張選舉票，一手交錢，一手出貨，公平交易，老小無欺。」

一陣掌聲。

「至於以後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兄弟既上了台，豈有不同諸位盡力？好在那時諸位也不好意思來顧問我了。」

「什麼，一張電影券就埋送了自由？」阿龍連眼睛都瞪了出。事後調查，阿龍其實對於自由不自由，倒無甚一定的主張，不過他曉得這星期六的電影，只有×世界的關東大俠，太不上算了。

聚會就是這般一無結果地解散了出來，大家賭着氣各自選着各自的室長，誰也不關照誰。

明天，一大早，室長們的名單在佈告欄內懸起。一個小小的附告也端正的黏着：

> 查×齋三樓之選舉票，率皆二人互選，依照寢室規則，由本處圈定何××爲該齋三樓室長，仰卽連同其餘各齋室長一併就職，切勿自悞！此佈。
>
> 訓育處　九月十八日

「眞正有才學的人，總是謙遜的，他從不自己稱讚自己……幾時你們聽見我稱讚自己過……」

許超然寄自蘇州

大處着眼小處着手

——挖耳——捏脚——赤膊——小賬——乞丐——野狗——攤販——

張文元

(先談大小問題)今有人焉，「法幣」既多，「面子」「勢力」二者又兼，此人也，必爲「大亨」無疑。(或稱大好老)因其大也，說話時必大聲叱喝，走路時當然大搖大擺，架子既大，一切亦隨之而大矣。……反之則爲「小」無疑，(或稱小百姓)法幣既缺，「面子」「勢力」何來，因其小也，說話時小聲小氣，走路時小模小樣，遇「大亨」則小心謹慎，惟恐得罪，而招大禍。爲「大亨」者，一切既大，當然神通廣大，幹起事來必大刀闊斧，無稍顧惜，「我大人也，彼小人也，我何畏彼哉！」惟彼小人也，實非樂於奉迎，(註漢奸走狗除外)其所以連呼不敢者，當然有其原因在，譬如小職員、小夥計、小商人、以及一切小民人等，地位既小，身份當低，惟其低而小也，是必處處小心翼翼，爲大人者儘可以小題而大做，小人則絕對不能因小怪而大驚，豈不聞，「小不忍而亂大謀」(註：大謀乃大人之謀也)乎？

諺云，遇大佛拜一拜，見小佛則踢一脚，大佛之所以可拜與小佛之所以可踢，其理由當然很明白。譬如印度阿三見黃包車夫而一棍，見捕頭(上司)則「嗎里嗎里」，交關客氣。譬如縣長被「青天」打了屁股還須拉了褲子鞠躬而退，回去在小百姓身上出氣則嘸啥關係。

本文之所謂「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爽快言之，大處之所以着眼也，因其不便或無法着手而祇得瞧瞧而已，小處之所以着手也，因其小而可欺，故無庸着眼，馬馬虎虎着手可也。譬如崗警，維持秩序，搭角皮帶長統皮靴者因公事匆忙而走向右邊，崗警當然假裝不知，放他過去；至若青布大掛旱煙管兒者，因初到此地不懂規矩而走向右邊，則必怒目勸導，稍發脾氣，自己纏不清左右，豈能怨警棍無禮。而況大人者，設或小有錯處，究竟無關大局；小人則不然，小人而小有錯處，豈非根本糟糕？故大人之所以必須注意於小人之小錯也明矣。

至於小處着手大處着眼之能成爲時髦口號，就如自己擁有半打姨太太，則必勸人不要打野鷄，或擁護有婦之夫與人通姦爲絕對犯法的新條文。自己坐了流綫型車子在小街上橫衝直闖，而說人家不靠左邊走。記得古人說，「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仕風尤難」，尤難的當然不必變，既容易變的當然非變不可，此小處着手之所由來也。嘗見負變民風之責者，必喊着什麼「以身作則」的漂亮話，這話出之於一地方或一機關長官之口，當然更加漂亮；叫人戒賭，自己碰碰小牌則無傷大雅；叫人節約，自己天天請客，處處舖張，亦大有人在，叫人注意衞生而自己隨地吐痰更不乏其人……這些在眼光淺的人看來，似乎是他們所言而不符所行，其實在他們既有大俸，更多「外快」，多費三十五十算得什麼一回事。就是他們隨地吐痰，因爲他們一切都衞生，當然衞生者的痰裏決沒有黴菌在內，也決不會傳染疾病，惟其如此，他們也就無改變之必要，所謂以身作則者，乃以人家之身而作則也。在他們的責任上，地位上，既要表示推行努力，又要表示辦事靈敏，則公事也豈可不公辦，祇要辦得熱鬧，三七廿一他們則不管也，擇輕而易辦者，小而可欺者，如驅逐乞丐以整市容，禁止沿街販攤以利交通，明知幹他無益，可是不得不幹，尤幹得兇，政績尤佳，幹得小的們走頭無路，叫苦連天，那爲了要使成績卓著，以冀加官進爵，當然顧不得許多，更要一紙公文，居然若有其事。以示爲民造福而自揚德政，此小處之所以不得不先着手也。咱們這古老的堂堂大國，大是大了，人家的什麼大陸政策，大亞細亞主義，以及大隊人馬與大炮飛機，把咱們這大好河山，去了一大半，而咱們正在由小處着手，待有時機，再來大處着眼。不過這關於國家大計的大問題，筆者也不便大發議論。現在把那種所謂小事拉拉雜雜，寫在下面，亦採取小處着手之法也。

(後談小題大做(一))(挖耳)「挖耳」剃頭司務稀糊爛小之吃飯本領也，但或因不衞生的「挖耳」而四萬萬七千萬同胞人人染了耳病，以至於聾，則敵人之大炮轟轟，飛機軋軋，豈不一無所聞，不聞當然不問，則民族前途還堪設想！於是乎開會討論，召各理髮館老闆談話，



警察：你難道不知道現在禁止挖耳嗎？
理髮匠：昨天你們局長也是我挖的！

浴客：捏脚應該取締，實在太不衞生。
捏脚者：不捏脚我們沒飯吃才是不衞生呢？

警官：因爲你赤膊，罰你一塊錢買件汗衫。
赤膊者：我有一塊錢又何必要犯法呢？



茶房：先生，隨便賞些吧！
食客：(指通告)你去問他要罷！



警察：替我到城外去。
乞丐：昨天城外把我趕進城來的……



甲：他們爲什麼不打漢奸走狗，要打這種可憐的野狗呢？
乙：野狗沒有主人，走狗有主人的……

小販：趕我走，不是要我不吃飯嗎？
警察：你不走，不是也要叫我不吃飯嗎？

銷燬挖耳器具，派員出發檢查，鬧得不樂乎！主其事者，必曰，此惡習慣也，惡習慣不除，則影響社會不進步甚大！

(二)(捏脚)捏脚既較挖耳問題爲大，則於衛生之道是必大礙也，乃於會議席上大題而特議，但席上之有捏脚癖者，發言時殊有吞吞吐吐之概！主席乃能硬幹之公務人員，他主張老百姓不配勸導，强制執行未有不服從者，一面出示各澡堂切實禁止，一面派員檢査，違則重辦……全體當然通過。執行之日，數百名捏脚者扶老携幼，要求酌予通融，以維蟻命。此乃大事也，呈文雪片，亦不批准，以示貫澈始終。然捏脚者爲了肚皮問題，不得不蹈法網而再捏，被捏者因脚癢難熬亦故態而復萌。堂堂法令因此亦不免虎頭蛇尾而終。

(三)(赤膊)赤膊問題更大，不徒有傷風化，並且有礙觀瞻。惟赤膊者，拉車挑担之小人居多也，小人因赤膊而强制其買汗衫，每件一元，倘有人呈請專利，則勝於航空奬劵，必能立發大財也。

(四)(小賬)小賬雖小，問題更大。取締小賬在大都市果然必要，在小都市則更爲當務之急。大人吃大菜住大旅館大揮大霍，而獨惜此區區小賬，豈非過於小氣，然則小氣即所以節約也。不過爲茶房當差者，既無固定薪工，一家老小，恃大人之小賬活命，一旦取締，小人是必性命有關，故備文呈請，要求聽客隨賞，决不爭多論少，以維狗命，伏乞俯念下情，予以恩准，……之小人小話所由來也。筆者亦主張取締小賬最力之一員，惟望能强制旅館或菜館老闆給予茶房固定工資，則可免麻煩，豈非善美。

(五)(乞丐)乞丐卽俗謂討飯，(註：難民災民窮人殘廢等皆屬之)倘任此輩招搖過市，當然有礙市容。且良莠不齊，更與治安有關，乞丐所以不得不驅之也。有人說，驅丐最好驅其入遊民習藝所或殘廢收容所，較爲安全，然如此則財力有所不逮，且手續麻煩，不如派警驅逐出境，眼不見爲淨也。倘能全國各地，無論鄉鎮，實行驅丐總動員，則丐必走頭無路，如此丐不餓死亦必氣死，可成無丐之國矣！

(六)(野狗)狗者，並非人類也，野狗狗人民之無公民資格也，既未赴區公所登記，又未至大禮堂宣誓，所以成羣結隊，滿街亂闖，妨礙交通，有損市容，亦所以狗之必需打也。大省會打狗，小城市必起而繼之，以示上行下效，合作到底，大批警士握槍出動，拖繩帶棒，如臨大敵，只打得狗血滿街，狗屍累累，雖然淒慘，亦算狗心大快！將來由小而大，由打野狗而打走狗，我人當拭目以待之也。

(七)(攤販)販而設攤於十字街頭，所以尋飯吃也。尋飯吃而妨礙交通或有損市容，殊屬不該也。故負地方之責者，非實行驅之不可也。或則上司駕到，則驅攤之工作當加倍緊張，實行一掃而光，警棍槍柄四出助威，爲了大人之來也。雖然寃聲載道，祇要上司點頭而微笑曰，此間街道雖小，頗爲整潔，足見關心地方……政績卓著，兄弟當爲轉告主席……………。如此則雖驅盡攤販亦無所顧忌矣。

(最後的話)筆者引爲不解者，卽一面提倡衛生或實行節約，而一面則實行公娼，繁榮市面。一面大呼救災恤貧，而一面則取締小賬趕走攤販。既切實保障言論自由，而報紙上依舊看到滿篇口口××也。既曰公僕，而公僕常在主人前耀武揚威何也。書至此，擲筆於半空，我復何言！

●　●　●

『姘舖』制度

舜譯

世界人類第二最古行業照臘脫門所著，是謂「姘舖」。按英文 Pimp 一字，或譯爲龜、爲鴇，其實皆與英文原意不同，今姑取中英二字音之相近者，假定此字，其意似亦有可通者在。請看臘氏下列定義，指正爲幸。

「姘舖」係指一個男人（在同性戀愛中，也可以是一個女人）取用女人們爲圖利而出賣肉體，所得的酬報底一部或全部。他或者誘惑她爲娼妓，或者姘之於她既爲娼妓之後。他無不慫恿她繼續賣淫，同時他便成爲她的情人，或是她的丈夫，但他隨時都是她的假定的保護人。

吾人生存於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商業時代，人們——聰明的人們想法儘量利用各種事物以圖利。或述亞摩君（按亞摩 P. D. Armour 爲芝加哥最大宰牲廠亞摩公司之主人）曾有言曰，「昔日宰猪，棄去者大半，如骨，鬃，血等等，皆無用！今日則除哀鳴之猪聲外，一切皆設法利用矣。」

一切事物似皆變爲商業化，——人生日常需要如食和住二項無論矣，即其好嬉之天性，冒險之慾望，煙酒之誘引，神天之仰欽，以及生理之需求，無一能免。集中，效能，和減少廢棄爲近代工業之三原則，寖寖乎侵入不道德事業域中矣。

嘗聞之，人或各盡其力以謀營利，往往不能成功。壟斷原料，剝削勞工，蓋發財之要訣。執委，經理，總管，乃發財之要職。即今日之賣淫制度亦與時代俱進，幾乎每一娼妓有一經理人，所謂「姘舖」者是。

讀者倘願知道大都會中商業化的女性，達到若何鉅大成分，請注意芝加哥之私娼業年耗金數。照少數計算，芝加哥人年耗五千萬至一萬萬，以購買法外的性的接觸。推算其總數中至少有一半，流入淫惡大亨與「姘舖」手中。

著者曾與意利諾社會衛生會執行幹事維洛甫君同著一表。雖未有科學的嚴密測驗，亦未敢謂數字之確切無誤，而概定之數字係根據能接近觀察者之報告，以及警察署之紀錄，賣淫戶數，游手好閒之徒，與其他社會統計等而來。

芝加哥人口約三百萬，法外性交消耗估計如下：試爲寬泛的研究人類的行動及其生理的需求，顯示着芝加哥普通成人男子，（包括未婚男子及許多已婚男子）都有法外的性生活，著者等估計每星期約有法外性交五十萬次，即每月約二百萬次，年計約二千五百萬次，實堪驚人。要表明這五十萬人如何找到法外性交的對手，我們把那不道德婦人分爲十一類如下表，並約計每人每週能接觸男子數，及每類約有之「姘舖」人數。

並曾與其他社會學家合作，於歐美大城作同樣的調查，皆與芝加哥所得者相髣髴，著者對於芝城所列數更信其確切，列表如下：

芝加哥城娼妓及失德女子之分類及約數及利用「姘舖」人數表

分類	估計總數	每人每週接觸次數估計	每週接觸總數	利用「姘舖」人數
一、「幼年」娼妓 幼女十歲至十五歲許多曾在少年法庭有案，爲狂暴男子或幼童所誘用。	一千	二次	二千	一百
二、「潛力的」娼妓 "Potential" 女子之有很高的性欲衝動，但有很低的節制能力，故易因戀愛，大膽嘗試，或感於娛樂之惠施，而失身墮落，但同時極願接受酬報。	一萬	二次	二萬	五千
三、「客串式」娼妓 "Amateur" 各階級女子都有，特是爲求利而賣淫者，往往是人家人，都在家工作。	一萬	三次	三萬	六千
四、新進娼妓 女子之新入籍者，在妓院中爲新人。	一千	五十次	五萬	七百
五、老妓 老手知名之娼妓，在妓院中賣淫者。	八百	七十五次	六萬	七百
六、流淌 "Field Workers" 如淌牌野雞及下等旅館之女子等，在街頭巷尾舞場等處勾引男子者。	五千	三十次	十五萬	四千



放心到底？　張文元作

幫幫忙，到伲屋裏坐坐末哉，嘸啥要緊個，儂放心好來！

係吃慣用慣，一二隻洋啥地方勿用脫子，勿會敲儂竹槓個，儂放心好來！

七、「蝙蝠式」"Bats"　一千　五次　五千　四百

如年老色衰的娼妓，或嗜飲嗜毒，專供墮民及特別嗜好之男子所需。

八、「淘金者」"Gold-diggers"　一萬　五次　五萬　五千

所謂「林蔭大道」"Boulevard"之婦人，（以與街頭拉人者有別）大都華貴，"High-Toned"，在住宅區內設備富麗之居室，且服裝亦極貴族化。

九、「包月者」"Kept-Women"　一萬　二次　二萬　三千

各級生活之婦人皆有，往往爲一個男子所包用，稱之「私人雇員」"Private Snap"但她往往欺騙雇主，賺些外快。

十、放蕩的已婚婦　五萬　一次　五萬　五百

包括寂寞的已婚婦人，夫常出外經商，或已婚婦之常常欺騙，亦有不能忍耐之寡鵠，且有飛揚放蕩之離婚婦。約略估計：芝加哥省五十六萬結婚婦人的百分之六，十一萬寡婦和九千離婚婦的百分之十五，其總數如上述——且其中有許多向其夫索款，倒貼「姘舖」者。

十一「隨叫隨到」女子　一千　六次　六千　五百

工作女子爲給個人們娛樂而接受金錢，可由旅館主茶房等用電話招呼而至。

總計　九萬九千八百　——　四十四萬三千　二萬五千九百

照前列統計推算，爲滿足五十萬男子之性慾需求，須供給女子十萬名。又「姘舖」一名可以剝削女子一名至五名以上。

更就男子方面加以推算統計：芝加哥有已婚男子五十七萬九千人，並有四萬鰥夫，六千已離婚之男子。其後二者已少半數每星期有性交一次。至於已婚男子中，公平底說，亦有二十萬人欺騙妻子，每星期有法外性交一次。有每月一次者，更有承認每星期多至五次者。平均約每週一次。另有四十萬名未婚男子，其中半數每週有性交一次，此外更有許多外來游客，自小城來大城市，專求性的交易者。可列表如下：

芝加哥男子法外性交約計表

類別	人數	每週性交次數	性交次數總計
一、已婚男子	二十萬	一次	二十萬次
二、鰥男	二萬	一次	二萬次
三、離婚男子	三千五百	一次	三千五百次
四、未婚男子	二十萬	一次	二十萬次
五、過客	七萬六千五百	一次	七萬六千五百次
總計	五十萬	——	五十萬次

由此觀之，芝加哥男子每週追求並購買五十萬次法外性交。更回顧前表所列女子方面能供給次數，每週約爲四十四萬三千次，二表來源不同，而取得約數，幾相吻合，亦可異矣。

譯者按，臚脫門 B. C. Reitman 所著世界人類第二最古行業一書述歐美社會現存之「姘舖」制度。所謂娼妓，賣淫婦之商業經理人，出賣她們的靈肉，剝削她們的金錢，給予名義上的保護，精神上的安慰，有時並此而斷之，她們居其掌握之中，不能自拔。臚氏種種敍述，緣係醫師地位，知之甚詳，蓋類自親口所述一身事蹟而來，故多爲樸實不文，率眞直敍之作，頗可一讀。茲選譯其關於芝加哥城統計一節，以見一斑，所述情形，上海亦有類似者存在，倘亦獲有心人統而計之，必更大有可觀，譯者姑代臚氏作拋磚之引。

儂哪能格多疑心，阿拉也嘸不毛病個，迭個是濕氣呀，儂放心好來！

嘸啥關係，連藥卅塊錢，包儂斷根，儂放心好來！

存文會

俗語對聯　　龐然抄寄

（一）假大老官唱空臺戲　　眞精窮鬼吃寬心丸

（二）弄假成眞以獃行詐　　將無作有挪東補西

春聯一副

黑鐵彎神州，骨化形銷，盤古留魂三百里。

黃金幻鬼市，目淫心注，尊盧作祟五千年。

長聯一副

經無益，史無益，古文更無益；一課半年，料益吾終於無益？

嫖爲先，賭爲先，小丑又爲先；九流三教，問先誰何以爲先？

幽默聯對一副

孝男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

微臣末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

（按：此聯一摘計文頭，一截制策尾，眞可謂忍俊不禁。）

終身大事記

申居政作

（一）學生時代

（1）今日要聞（2）讀物一斑（3）互助精神（4）吸煙處（5）皆大歡喜（6）（7）餘興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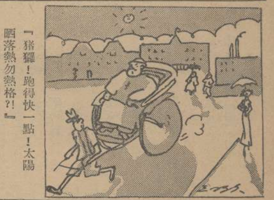
（二）小姐時代

『呀！怎麼你這樣呆，對你講過幾遍了，剪個像「化身姑娘」式的！』



（三）婚姻時代

『爸爸！怎樣你又變卦了！他不是說明天一準拿得到委任狀的嗎？』



『猪玀！跑得快一點！太陽晒落勢勿勢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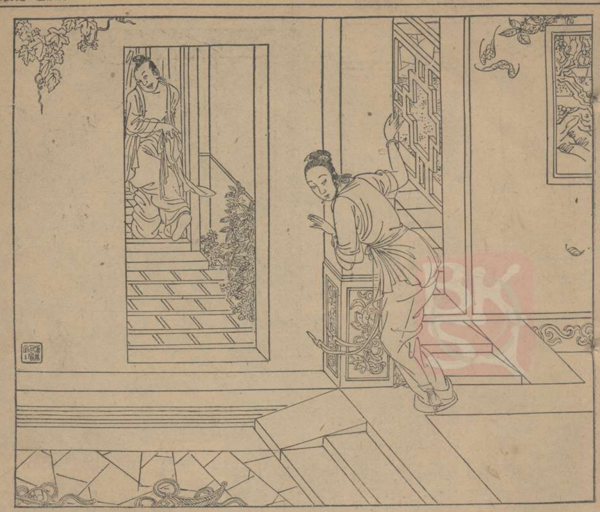


（四）創業時代

立在紀念像前的二個鄉佬

甲：這是啥菩薩？土地廟沒有毀打前我不曾看見過！靈勿靈格？

乙：管他靈勿靈！我看他身着洋裝，大概是一等洋菩薩吧！



金瓶梅

第卅一圖　曹涵美畫

不說李嬌兒與潘金蓮結仇，單表金蓮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個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廝灌醉了，掩上房門，褪衣解帶，兩個就幹做一處。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琴童進房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豈知這小廝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廝，街上吃酒耍錢，頗露機關，常言：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朵內，說道：賊淫婦！往常家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不爭你們和她合氣，惹得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她的小廝。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廝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廚房門，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如此這般，她屋裏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葬送她！大娘不說，俺們對她爹說，若是饒了這個淫婦，除非饒了蝎子。

放生會的一瞥

張運鏗寄自紹興

放生會是由慈善家召集的，而且這般慈善家都是當地有名的大好老，當然是無可疑義的，他們因為想到殺雞殺鴨的時候（當然又不是吃到，但也不是看到）多少罪過，多少可憐，心裏不禁起了惻隱之心，於是就要發起這種會議，設立一個放生會，徵收雞鴨，鵞，羊等生物，（狗例外，因為狗是吃不來的，而且有害人類，所以只有打死的資格）設立登記處，而且聘×××長為名譽會長。

風聲四播，遠近與慈善家的同情者，都手拿着雞鴨等生物跟踪而來，登記處前人擠擠而聲嘈雜，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於是慈善家便笑臉遂開，他說：「這是國民進步的好現象！」

到了傍晚，放生會宣告大門關閉，統計處把登記的物件統計了一下，說是「成績大有可觀」（不過沒有說出幾隻）。

晚上，徵收股主任對着守房阿三說道：

「阿三！你去提一隻童子鷄來，叫廚房阿六燉得熟點，並且給我去打一斤紹興酒來，曉得吧！」

我們的登記股主任卻不喜歡這種童子鷄，他向來歡喜吃大的鷄婆，並且從小就歡喜吃這個鷄娘的鷄米子（雞屁股），他還有一個古怪的脾氣，就是吃鷄米子的，一定要送到鼻子裏去嗅一嗅的，並且說：「唔：這個雞米子不錯！」於是他叫阿三去捉了一隻大的雞婆。

統計股主任在回去的時候，他叫阿三捉了一對老鴨，是放在篠籃裏拿回去的，據說這位統計太太正在做產，是要吃些補補身體的。

第二天看守房裏的阿三與廚房阿六想想他們拿來都是吃的，我們也有嘴，難道還不會吃嗎？於是他們也殺起來做每天的菜蔬。廚房阿六每天燉過的雞汁湯差不多已有二擔桶了，晚上用汁湯做了一次麵，餘的他都挑到家裏去了，據說是二個銅枚一碗吵盤賣掉的。

有一天慈善家到會裏來對統計股主任說：

「這一次要揀十只大的壯的雄雞，要肥的！記得吧！因為要去送×××名譽會長的。」

放生會裏的事情多着呢！不過通常慣例都認為不很重要的。

廢除苛捐雜稅聲中之納稅人的義務

陳孝祚寄自甯波

印花稅檢查員（查獲稅票失貼的簿據後）：如將該簿據帶局，每件應罰款拾元，內六成充賞查員；現在，兄弟為體恤寶號起見，若以此六成賞金相酬，兄弟無不通融辦理……

傅其康寄自甯波

■北平某當局，前因恐喪士氣，便毅然禁演『風波亭』『走麥城』兩戲，邇來又有人謠傳，他又恐小百姓做漢奸，擬將北平東小市精忠廟階前所跪的秦檜夫婦鐵像銷毀，並將階旁所樹的『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的石碑打到。（柳園）

■鄂省鍾祥縣被推出之候選人趙鵬飛，赴京待候圈定，不幸於四月為汽車所輾斃。好事者遂作近聯云：『祗盼圈定，不料途中悠悠升天。大會延期，早知何必匆匆當初。』蓋後句亦係指事實也。（鸝鶬）

民間疾苦留影



我們的傳統思想以爲人生最苦痛的事情莫若「無後」，所以這位先生購買一只洋囡囡來抱着，讀者請看他滿面堆着苦笑藉以自慰的樣子。（席與羣攝）

在車頭上，招搖過市，則風頭更足矣。（郭像攝）

在我們的社會裏，有「不幸生爲女兒身」和「不重生男重生女」這兩句表示人間苦痛的話！所以這類小童星，也像梅蘭芳一樣，想變成異性。（杜鰲攝）



小資產階級的女兒們，每逢六月炎天裏在游泳池內以肉感誘惑異性，實是痛快；但金風一起，市上又無溫水游泳池，祇能晚間穿着「征衣」在露台上裝樣子，何等悽涼！（黃覺攝）



時髦，是女性的第二生命，但有時外洋進來的奇裝異服，又不足以饜滿圖好奇心的異性，所以把老祖母風頭時代的衣彩也翻出來收造，其用心良苦矣。（王若[illegible]攝）



家中若有雌老虎，則男性的一切行動都要受其支配，譬如這位隱居之士，原有斗酒萬杯之量，因爲閫令威嚴的緣故，祇得喝濃花水，豈不苦哉。（郭像攝）

本刊徵求類似的幽默攝影，照請附相當的說明，發表後，從豐致酬。



非禮勿視

寄 ANNY MAY WUNG

高百歲與李延年皆為國內巨富，近挾千萬巨款聯袂赴好來塢遊歷，諸大腿明星聞之，發起歡迎大會，屆時共以大腿展覽，以示特殊敬意。惟高李兩君，素有君子之名，乃致進退兩難。

鄉導集



鄉下大姐，來到上海，沒有建設，便先破壞！

嚴折西作



鄉下老頭子，初次到上海，還沒進客棧，便叫行路鄰！

嚴折西作



醫生：老先生！你沒看錯我們上的招牌嗎？我這裏是…………呢！

丁深作



江山易改，本性難藏！



妻：作啥？自己做衣服也想揩油嗎？
裁縫：唔！忘了！

吳大松作

一吃虧生意

張嚴作

農村蠶桑指導專員

丁深作



（聲明：這裏所說的，不過是『據說』來的，有否其事，作者還不大明了，但這種情形以前的確有的，現在大概可以免了，所以這裏所說的或許成了歷史上的事蹟了。）

梨花海棠曲

山公

（一）婚前

我先得告訴你，姑娘！
咱山公歷代是『宇宙洪荒』來頭大。
山公而且更作過三期總司令，
祇有幾百根白髮到底還算年輕。
咱山公總司令時年已六十又三歲，不！
這種荒謬胡言山公當付之流水。
憑自己的本心說，你說，
說，是不是想去長長宇宙的見識？
可以，隨你說什麼我山公都依：
遊戲場，長白山，北冰洋或意大利。
姑娘，憑良心去想一想——！
祇要你道一聲進跳舞場，或
祇要你說一聲去電影場，
我山公定百般百依地順着你！

（二）婚時

愛的，你看我山公多麼高興，
我山公已得了命運外的大幸。
一定的，好滋味就要來了，
咱倆不信也會互相緊緊擁抱。
我山公的鬍鬚你痛不痛？
說，你小嘴快這麼『NO』一動。
咱倆的熱血現已互相交流，
可不要怪山公是一副老骨頭。
我山公雖老，呀，說錯了！我有錢，
而且我山公該是何等美健！
我山公年輕呢，有着多好精神，
吻你時，又是多麼莊嚴，老成。
咱倆今晚就作一對小天使？
可是請你忘了我山公的鬍鬚根，
本來這就是新鮮的刺激！

（三）婚後

咱山公第一願望想傳個後代，
你這娼婦根本就不會養個小孩。
媽的，我山公七十三歲總還會生，
恁地不給山公也還一還願心！
山公臆你敢不是發了瘋：
要西的，你這娼婦偏向東。
直氣得山公七竅生煙，哇哇直叫，
你這娼婦的大聲更添了山公的懊惱。
而且你姓也這麼可奇：
不姓。『法幣』偏姓下體放了一股氣的
『施』！
你這娼婦我要維持屁也不敢向我放，
不然，山公的老拳頭你又得嘗一嘗！
混帳，趁早還是滾你媽的蛋，
你不見山公已將什物一致推翻無餘？

○　○　○

一個女招待的自白

丁深作

（客與老板的對話）

柳瀨正夢的漫畫藝術

柳圍

在當代的日本漫畫界裏，以漫畫爲政治鬥爭的武器的作家，不消說誰也要首先推戴我們這期所要介紹的柳瀨正夢氏。他是和德國的喬治、格羅斯，美國的威廉、格羅泊，墨西哥的約瑟、克乃門、奧羅日哥等作家等同樣地被稱爲全世界勞苦大衆的漫畫藝術家。

十年以前，日本出現柳瀨正夢的漫畫，似乎好像一顆炸彈那樣地使人驚震，從睡夢中不知喚醒了幾許的農民和勞動者起來爭奪自由。尤其是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事件發生以後，日本整個的鬥爭勞働者都受着資本家和地主的暴壓，和反抗非常激化的時候，柳瀨正夢獨自起來振臂揮毫不斷地以漫畫藝術爲政治鬥爭的武器。

他的漫畫是毫不顧忌地，一點也不容赦地把政治的虛僞，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怯懦，資本家對於勞働者的剝削，壓迫盡情地暴露出來，使勞働大衆爲自己的自主團體而苦戰；所以在當時他的作品是下層的人物所愛好的，同情的，人手一紙而家傳戶曉的。關於他的漫畫的技巧，我們絕對不能以欣賞古典主義，或唯美主義的作品的眼光去看的，但他所表現的『力』的作品，却又不能說是不美，不使人興奮。

這回我們所轉載的十幾幅漫畫，都是從日本叢文閣出版的『柳瀨正夢畫集』裏揀選出來的，當然淘汰了許多愛不忍釋的東西。



如此的暴壓



此謂普選!?



徵兵制下應募者的××

勞動聯合!



怪物徘徊天昏地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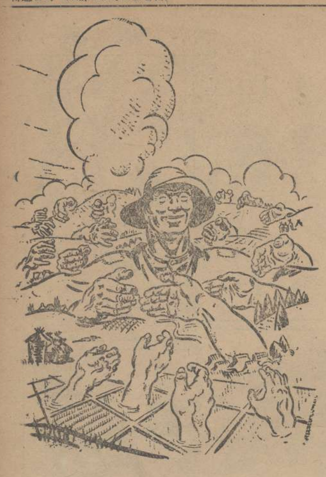
公開的黑暗審判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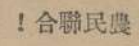
剩餘的勞働者

戒嚴令下的神戶市





田中大將的公平肥料分配



農民聯合!



不要忘却剝削的好滋味?



民脂民膏肥了誰的肚皮

新娘



司儀輕輕地走到一位新娘的耳朵邊道：『新娘，請你將花拿到肚皮下去一些！』

新娘低低地問着比她小二歲的儐相說：『姆媽，姆媽，我立的姿勢好嗎？』



『再有五分鐘就要舉行結婚禮了，她怎麼還不來呀？………』電話聲：『她坐汽車來的時候，中途給車子顛得小產了，現在車子已經回頭，送到醫院裏去了！……』

外面嚷道：『快快，要行結婚禮了！』一位新娘回答說：『慢慢，讓我餵一餵奶。』

黃堯作於黃道吉日

關於女人的幽默

不敏

■某夫婦倆一同乘船渡海，大風浪突發，船搖搖欲翻，危險非常。船主急忙告訴船客，要他們把所攜帶的最重底物件拋出船外，使船的載重減輕，方能脫險；於是衆人都把酒桶，衣包等重東西擲入海中。那人聽了，毫不遲疑地抓起他的妻子來，預備把她拋出船外，她拚命的呼號掙扎；同船的人都急忙搶上前去制止他，並責問他爲什麼要把她拋出船去，那人答道：『船主不是告訴我們把各人最重的担負物拋出船去嗎？在我的生平，除了妻子之外，沒有旁的東西底負担比她更重了，因此，我極願意把她讓給海神去。』

■一個女人的第四個丈夫死了，她跟着死屍同往教堂裏去時，哭得眞傷心，幾乎使鄰居們覺得她將因此而悲哀致死；所以有一個鄰人便上前對她說：『看在上帝面上，你不要如此悲傷了吧，要不然，你的悲傷會糟蹋你身體的。』那女人聽了答道：『多謝你的好意，可是我之所以這麼悲傷，是有大理由在呢。你知道，除這個以外，我已死掉三個丈夫了；不過以前數次的情況可不像這一次；前數次，死人還沒抬出門去，我已有了另一個丈夫的把握，而這次，我確得定再沒有丈夫了，就爲了這緣故，叫我怎能不悲傷呢？』

■一個女子不幸嫁給了一條書蟲，他老是捧着書本，對妻子冷淡得很。一天，妻子瞧見他又獨自在安閑地看書了，便走上前去，溫柔地說道：『親愛的，我眞願變成一本書，一天到晚倍伴着你。』丈夫聽了，笑一笑道：『哦，我也這麼想。』妻子快樂起來了，急忙再問道，『當眞嗎？』丈夫道：『當然，我眞希望你是一本年曆，年年換一冊。』

■某鄉婦從市場上回家去，不留心跌在河裏，有人瞧見了急忙去告訴他的丈夫，於是他們兩個再回河邊去找尋。報信的人在河邊焦急地打撈，却聽得鄉婦的丈夫在離河很遠的對岸平原上疾聲大呼他妻子的名字，那人氣得發昏，急忙奔過去抓住他，問他爲何不在河裏找尋，反而在對岸呼叫？丈夫答道：『也許你是不知道；我老婆對我的一切言語，思想，行動，總是相反而行的。所以這次我想她是掉在水裏的，她一定不服氣，偏偏要走上對岸去的。因此，我才在對岸喊她呢。』

■某小姐晚上回家，走進臥室，坐在梳裝檯前脫襪子預備睡覺，她的女僕站在她後面待候。突然，某小姐在鏡子裏瞧她床底下露出一隻男子的脚，便慌忙奔到外面叫人把那個偷兒捉住了。某小姐餘驚未定地再回臥室去時，女僕說：『小姐，我跟着你剛進房門，便已瞧見那隻脚了。』某小姐埋怨道：『既然早就瞧見了，爲什麼不聲不響呢？』女僕答道：『可是我起先以爲他不是個偷兒，所以才不敢作聲呢！』

賞臉

丁平

王：廣和樓的那個小花旦眞他媽的够味兒。

陳：是不是說那名叫李時房的？

王：眞眞被你猜着了。

陳：那小子才他媽的不是頑意兒呢！

王：怎麼？

陳：我給他喊了五六聲好，他沒有向我飛過一眼，他媽的，什麼東西！

我假使是朱太祖

牛鼻子黃堯作

@BULLNOSE

我假使是朱太祖，一定投資劉伯溫賣燒餅，保你生意興隆，因為「劉伯溫」會「燒餅歌」，現在時勢，你瞧每部電影不是都有歌嗎？

我假使是朱太祖，胡大海一個星拜不給他飯吃，瞧他再有這般神氣麼？

我假使是朱太祖，登基一定戴和尚帽，穿和尚衣，不忘我之和尚出身也。

我假使是朱太祖，不情願做皇帝，情願做「活佛」。

我假使朱太祖，有這副嘴臉，做了皇帝，看相人就說是「五嶽朝天」。做了癟三，看相人就要說是豬頭三相了。

馬口鐵談相

我假使是朱太祖，小和尚時，除能念「三官經」外，尚還唱「五更調」。

我假使是朱太祖，如此在正宮娘娘女人纔能稱「天作之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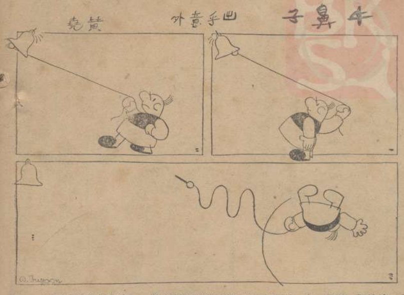
我假使是朱太祖，一定到大世界去賣野人頭了。

新到滑稽
三十文 看一看



水手：兄弟！你看咱們那一支到底在那兒？

劉田則作





乞僧：『好吧！太太！別囉嗦！讓我自己進去掏罷！』

王文魁作

漫談

鴨子　景途

在我學校的附近，有一條城河，圍繞着這古老的汴京。但是這條河乾的時候非常的多，因地通黃河邊的大潭，每年黃河委員會的將虹吸管開放，水便從潭中流到這條河裏，經過惠濟河，到淮河去了，所以很少的水停留在這裏。

有一次我出學校去遊玩，經過這裏，看見河裏有一羣鴨子，其中有一個小的；看他的樣子，好像是才會游泳不幾天。在那裏大顯特顯本領，什麼兩翅打水的式遊，滾水式，鑽水式……等等的怪樣百出，而他還以爲這是他得意之作，故意來顯見觀衆面前，從這裏鑽到那裏，從那裏鑽到這裏。正在這個當兒，來了一隻鵝，一隻脚站在水中，來作一種僞裝，預備探點魚吃；這小鴨還是在亂七八糟的鑽着，也不知鑽到何處，也不知那是西東，這一下便從鵝的後面衝過來，正好碰在鵝腿上，把這鵝碰倒，就得意的走了。並且還呱呱的叫着，好似說：「你敢來，我就再碰你一個倒！」這鵝看了看他，便飛向他處去了。而他一路的游着，一路的叫着，他且不時時往那地方望，就又來又來到他原來的位置。他連伸頭搖尾的，好像又要來誇耀他的功績似的，並且又叫了幾聲，好似歡呼他的勝利。

河水漫漫的流，那波濤一代不如一代。河岸亦慢慢的一寸二寸三寸……以至一尺兩尺的露出。第二天我又從這兒過時，河水簡直連麦都不能掩蓋了；可是那小鴨還是依然的在那裏，只是沒有昨日的那樣的活潑，那驕的自大，那樣的自以爲聰明了。獨自的在那跑來跑去，再沒有一羣的鴨子，再沒有那樣的深水做她的勢力依靠着了。

編後記

本期『民間疾苦漫畫專號』，在先沒有充分徵求，所以有此成績，在編者亦知離開充分表見的事實還差得很遠。不過，我們有一個專號就是有一種試驗，試驗不盡，而我們的探求亦無盡。因此，搜集材料達到相當豐富，內容又非凡充實，題材亦並不陳舊，那末，性質相同的專號還是繼續可以再產生。無疑地，這樣緊張的時期，我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急須把事實上應暴露的儘量暴露，未經發掘的趕快發掘，這個大時代在轉變着了！不容我們有什麼等待，無所謂勉強，亦無所謂思想，我們發揮我們的責任。這裏，絕對沒有一句口號，大家都知道我所欲說的話了！

諸位作家如果看出本刊在印刷技術上還須多多的改善，最盼望諸位在作稿時，預先設計一下，第一注意，黑白稿要線條清楚，至於加蘸色（網紋鋅版）的可免則免，色彩稿格外注意畫面的明朗化，我們常常爲了愛護作家的原作精神，把模糢糊糊的版子亦付印了。這種遷就事實的結果，要使多數讀者有損目力，這是非常抱歉的。

漫畫界

是時代諷刺與幽默的尖端刊物

為新興漫畫家努力更進的集合

曹涵美　王敦慶　編輯　　漫畫建設社發行

請注意第七期

全國漫畫展覽會出品專號

每冊二角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	一元
國外	三元二角	二元六角

下列新書業已出版

上海輪廓

每冊一元五角

本書全部用影寫版精印，描寫上海社會動態，人物小誌，舉凡一切偉大建築都市風光，手披一冊無異身歷其境，洵大觀也，本公司積數年搜集，編輯方克告成，得與諸君謀面，用以紀念遷移，亦盛事也。

時代名畫選

每冊一元五角

本書搜集當代名人傑作都至百幅，全部用彩色金屬版精印，裝訂成冊，裝璜美觀式樣大方，愛好藝術者暨收藏家當先睹為快，現與上海輪廓同時出版列為紀念出品。

幽默解

每冊五角

四年前由論語社同人呼出了「幽默」兩個字，直到現在，還很注重它。「幽默」是 Humur 的譯音，不能算是道地的國貨，對於它的界說，便引起了許多人的討論，這本書是把幾年來在論語中發表過的討論幽默的文章輯合在一起，看過這本書，你便能更清楚的知道什麼是幽默了。

我的話

林語堂著

下冊

每冊五角

自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第二十七期論語，開始由林語堂先生寫「我的話」一欄，延至兩年有餘，已積得精，近百篇之幽默文字，前曾由本公司選刊我的話第一集，購者踴躍，紙貴一時；茲於林先生出國之前，特再徵得同意，由先生親自編次第二集發行，內容較第一集尤為精采，愛讀林先生之作品者幸毋失之交臂也

論語文選

二集

每冊五角

論語自出版以來，三四年中所刊之雋永文字，不可勝計，雖已有合訂本出售，但因文章過多，披覽不易。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編印論語文選二集，內容精益求精，皆可為萬謂古不磨之名作，讀者諸君，其試目俟之，

時代漫畫

第卅一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叁肆零柒號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每冊二角

編輯兼發行者　香　少　飛

總經售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

定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	一元	寄費國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國外	三元二角	一元六角	日本台灣朝鮮香港作國內算澳門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霞飛路二四〇號　電話八〇七八一

發行所　上海霞飛路二四〇號　電話八〇七八一

MODERM SHETCH
Published by T.
SHANGHAI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240 Avenue Joffre, shanghai.



時代漫畫
卅一期
十月號
民間疾苦漫畫專號
『要比賽的來吧！』
宇人作